

雙語混合是自然趨勢嗎？

雙語混合是自然趨勢嗎？

問：洪先生對於台灣傳統語言的熱愛與研究令我十分敬佩。可是語言是活的東西，誠如您所說，語言文化是有生命的，它不斷在變化。而現在台灣語言的趨勢是逐漸趨向於國語與台語的混合，國語在變、台語也在變，其結果可能會融合成不中不台的一種新語言，就好比台語變成不漳不泉的新語言一樣。現在年輕人說話一下子國語，一下子台語，從社會語言學的觀點來看，不正是國台雙語混合的證據嗎？

——桃園 黃志和

答：社會語言學的目的只是科學地觀察語言在社會使用的實況而已，卻不能替語言的主人作決策。誠然，凡事必須先作事實判斷再作價值判斷，如果先作價值判斷再作事實判斷，就是帶著有色眼鏡看事實。可是如果以為事實判斷等於價值判斷，那麼決策者便不必用什麼頭腦，人也不

必什麼努力，大家隨波逐流，渾渾噩噩過日子便是了。

您所說的是事實，如果不加外力干預，國台語會作某種程度的混合。變種的台北國語就是一項證明。但其結果，決不是您所說的變成不漳不泉的台語，而是現存的台灣鶴佬語、客家語、山地語通通消滅，國語加強台灣化，變成北方官話的一種新方言。

把漳泉音和國台語的關係相提並論是錯誤的。因為漳泉之間是方言差，其不同只有百分之三十的韻類。韻母的不同，多半只有主要元音的差別，所以漳泉之間的方言差，大約不到百分之十，並有嚴整的對應關係，兩個方言絕對不妨溝通。可是國台語之間是語言的不同，語音、詞彙相差甚遠，語法也有很大的差異，情況比法語、德語、英語的差別可能還嚴重。因此國台語之間無法溝通。

兩種不同的語言是很難混合的，尤其在短時間內更不可能。漳泉話自然融合成台語，歷經三百餘年，還有明顯的方言差，國台語要自然融合成新台語，恐怕一千年都不行。尤其國台語之間在政治上、教育上的勢力落差太大，一個是壓迫者、一個是被壓迫者，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語言互相接觸的結果是一個土著化、一個被消滅。您所見到的年輕人雙語發音，只可以視作台語消滅的前兆，如果一廂情願的以為將來國台語會融合成一種不中不台的新台語，那未免太天真、也太危險了。

其次，我們再來判斷，我們到底需要不需要一個新台語出現。

「國語」本來就不是台灣人的語言。光復初期，台灣人熱烈的學習「國語」，目的是要能夠和外省人溝通，並不是要消滅自己的母語的。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台灣人第二代能說一口好「國語」了。然而其結果竟發展成一種不中不台的新語言，和大陸十億人口無法溝通，這就違反當初學習的目的，沒有成立的價值了。

我們學習外語的目的，一是爲了溝通，二是爲吸收其文化。如果學習外語的結果，既不能和外人溝通，又消滅了自己的文化，這樣學習外語還是不學的好。

如果我們能夠保存自己的文化基礎，爲了發展新文化，吸收別人文化，而學習外語，不論是歐語、日語、華語都是值得提倡的。如果是爲了使自己變成一種雜種文化、雜種語言，那就大可不必。

有許多朋友開口閉口就說台灣語言文化混合了荷、西、日本的語言文化，所以不是中國文化的一部份了。但是如果問他哪些台灣語言文化的成份是荷、西、日本的？那些文化佔台灣文化的成份的比例有多少？卻又說不上來。我以爲這種判斷既不是事實，其心態也有些莫名其妙。方法上是犯了先作價值判斷，再作事實判斷的目的論倒錯。台灣語言文化其實只是「吸收」了荷蘭、日本的語言文化，不是混合，吸收的成份也是微不足道的。基本上，台灣的語言文化，除了原住民之外，是屬於漢文化圈的。你可以不認同中國，但不能否認台灣鶴佬族、客族屬於漢語漢文化圈內，即使日韓兩國也無法否認屬於漢文化圈。

雖屬於漢語、漢文化圈，但鶴佬族、客族的語言文化，其實自成一格，不管政治歸屬如何，這一點也是不容否認的。自成一格的文化，在鶴佬族已有兩千多年以上的歷史，客族也有一千年的歷史，並不同於中原文化或中國文化。這樣源遠流長的特殊語言文化，我們爲人子孫的，有什麼權利主張讓它消滅，去和不同種類的、歷史只有數十年的「國語文化」混血？

我們不要混血。讓「國語」歸「國語」、讓鶴佬語歸鶴佬語、讓客語歸客語、讓山地語歸山地語吧！各族人各自保存自己的語言文化，在原有的文化基礎上，既保有其特色，又自主地向上發展。讓我們在台灣這塊土地上，繼續得以欣賞到不同的語言文化風貌。也許這才是台灣人對人類文化的特殊貢獻吧。

（載一九八八年一月三十～二月六日《民進週刊》台語信箱）